



塘口的故事

■ 安徽合肥 苏天真

我对塘口并不陌生。在省城向南百公里之外，我的村庄，就坐落在一个金鱼形状的山坡上，三口无名池塘如玉带环绕村庄的屋舍及树林。我的童年时，塘口的水清亮，鱼类繁多，肉嫩鲜美，塘口连着农田，塘边林木繁茂，水草蓬勃，青蛙水鸟栖息其间，俨然成了生物乐园。

靠近塘外，广袤的家田，几近荒芜，杂草葳蕤，庄廓伏于树冠之中，塘口上端系着从村庄边缘流淌的一条水沟，每逢雨季，流水经过一段洼地浅滩后，咆哮如雷，波涛滚向塘口，犹如注入时间的黑洞，宽阔的水面仿佛拉开了神话般的帷幕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数百年间，塘口哺育了村庄，供村民洗涤、浇灌乃至饮用，并提供了丰富的鱼虾。流水的呢喃、草木的气息及乡村的温柔敦厚与静谧，足以抚慰一位敏感而桀骜不驯的少年。塘口给我提供了大自然的教育，让我初识海之大，天之蓝，物种之美。每天，我都在鸡鸣狗叫声中沉入梦乡。塘水、草木、炊烟、鸡鸭猪狗牛等牲畜，茅屋、粗茶淡饭，纯朴敦厚的思想及风的灵魂，共同构成了农家子弟的心灵。

村庄的秋天，绿薄了，但繁密的树丛没有层林尽染，一片深秋气象。塘口伸出塘中苍黑的条石，写实般见证着岁月和人世的沉浮。它收养多少代子民，即使残缺和憔悴，总能把子民们养活。塘口，有给你不同于他人口音和眼神的味道，它让你最早尝到家乡的情感，在你的记忆里，它就是你的恩人。不过，往昔的烟云散去，每次回去，总会有一些故人不见了，故物没有了，故事失传了。能留住的，已经还原成一个地理意义的村庄标志了，却又固化了沿袭下来的记忆。只是时空转换，不经意间，塘口成了历史的见证和如今的客观欣赏。正是人类对水田、菜地、沟壑、草木、庄稼的需要，才孕育了塘口及其中的生灵，万物知恩图报，反过

来维护塘口生机活力。

弱冠之年的我常游弋于塘口，我自信涉水能力出奇的好，即便如此，我依然在一次下水赶鸭子上岸中大腿抽搐，幸亏云叔淡定从容，把我捞出水面，才有今天的我。云叔大门正对着南塘，我很喜欢看它在月亮下的模样。塘被柳树和枫树环绕，看上去像面镜子比天空还要开阔，月亮通常从这边的树稍冒出，又很快从树冠的那边落下，似乎是完成了一次无声的泅渡。偶尔有一两只鱼跃出水面，几只鳧在水面滑过，还能听到翅膀拍打水面的哗哗声。只有冬季，空旷的塘面找不到一点美和灵动的影子，这是真正的空境。

时间在塘口下端的田野醒来，时节像一条鞭子，在光影中接力前行。躬耕的老牛犁开或肥沃或贫瘠的土地，麦子拔节，油菜花开，迁徙的鸟儿归来，用一声声清脆的啼鸣拨亮春色。

而夏日的塘口下，葳蕤的禾苗，阳光透过枝杈吸附在叶面上斑驳闪现，空气和太阳一起燃烧，土地张着嘴渴望得到水的滋润，人们为了一口水，似乎可以拼命。就连塘口，也顿然瘦弱不堪。塘口的水涵，没日没夜像游丝般在缓慢呻吟着。眼看得见，这是一种“断子绝孙”式的争水方式。队长拎来几袋砾石堵住了涵洞口，放水的人眼里含着死的恐慌与生的艰辛，虎啸般要与村长讨说法，十几户村民自发组织起来，力挺队长的“义举”，我们习惯于塘口的水为灌溉禾苗和牲口服务，其实在偌大的村庄，它可是百口人的消防池，那儿有人生活的地方，塘口就建在村庄周边，这些都是老祖宗传下的规矩，这涵洞对于庄户人家意味着什么。若干年后我离开了村庄，时常想起那些年跟随父亲抗旱争水的日日夜夜，我似乎更能深刻理解那涵口的意义。

生我的村庄，沐浴我的塘口，成为我一辈子血脉里的回望。境由心生，一位哲人郑重说过。

且吃茶去

■ 安徽巢湖 方华

江南一带盛产好茶，据说，旧日人们在喝茶时将茶叶喝进嘴里是不吐出的，而是嚼嚼吃进肚里。故此，民间传统将喝茶说成吃茶。这种遗风至今犹存。比如在杭州，当地人约你到西湖龙井茶的产地梅家坞去喝茶，都是说“去梅家坞吃茶去。”如果吴依软语中的“吃茶”换成了“喝茶”，感觉就如同喝了三四开的茶水，味道没了。不知别地怎样，在我生活的长江北岸环巢湖一带，“吃茶”一词已只存在老年人的口中，给我一种旧时光的味道，年轻人则一律是清淡的“喝茶”了。行走在乡下，经常遇见熟识或不熟识的老人，几句寒暄，总有一句：到屋里吃杯茶吧。让人心中陡生一股暖暖浓浓的乡情。

现代的茶馆里，更多的形式是功夫茶，繁琐的茶道和琐碎的茶艺却每每让我觉得失了吃茶的乐趣与享受。吃茶本身就是一件清心淡雅舒心养性之事，弄出那么多的道道，反倒失了茶的本性。一只白瓷青花杯盏，一簇或青绿或褐红的茶叶，沸水冲入，看叶片在氤氲的水中缓缓打开，仿佛青衣素裙的女子在雾气弥漫的山水间轻歌曼舞，然后渐渐归于沉寂，宛如静林幽山。此刻，将那一缕清香送入鼻息，已是未饮先醉，浅啜一口，真是荡涤涤心。这是我认为最惬意的吃茶之境，删繁就简，淡然清雅。

生活有茶，茶中有禅。泡上一杯清茶，轻呷一口淡香，一些尘烟是否也随这袅袅雾气冉冉飘散？身处红尘中的我们，又可能从一杯清汤里品出一番禅意？禅宗有一个“吃茶去”的公案。这个典故出自禅宗历代祖师语录《五灯会元》，说的是唐代赵州观音寺有位人称“赵州古佛”的高僧叫从谏禅师，他喜爱吃茶，到了唯茶是求的地步，因而也喜欢用茶作为机锋禅语。《五灯会元》载：赵州从谏禅师，师问新来僧人：“曾到此间否？”答曰：“曾到。”师曰：“吃茶去。”又问一新来僧人，僧曰：“不曾到。”师曰：“吃茶去。”后院主问禅师：“为何曾到也云吃茶去，不曾到也云吃茶去？”师召院主，主应诺，师曰：“吃茶去。”

有人说，“吃茶去”是暗示接触、体验；有人说，“吃茶去”是一种淡薄淡定的心态；有人说，“吃茶去”是揭示一种顿悟与豁达；有人说，“吃茶去”就是要我们放下……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阅历不同、身心境不同、文化智慧不同，所体味出的道理也一定是不同的。

一段时间在京“北漂”，曾与一位女诗人同处一室，见她每次喝茶最后都将茶叶一起吃了，还是有些惊讶。

后来读到一些有关茶的文字，这才知道，茶叶最初就是作为一种可以食用的菜蔬。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里，就有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济”的诗句，这里的“荼”指的就是茶叶。可见早在春秋时期或更早，茶叶是真正用来吃的。

在我的家乡一带，许多古镇还保留着一种吃早茶的习俗。大清早，老街在弥漫的雾气中醒来，油光锃亮的八仙桌上，一壶醇浓的茶水，几样精致的点心，三朋四友围坐，在袅袅的茗香中品尝着有滋有味的生活，好不悠然时光，好不惬意人生。

吃茶是品味享受，吃茶是文化禅意，吃茶是风俗风情、吃茶更是寻常生活……吃茶就是吃茶。大千世界喧嚣熙攘，凡人人生冷暖炎凉，且放下生活繁琐、放缓足履，我们吃杯茶去。

在布尔津吃鱼

■ 安徽合肥 董地轴

去往布尔津县城，我们其实是奔鱼而去的。

额尔齐斯河流域源于阿尔泰山冰雪融水，水质清澈，水温清凉，盛产冷水鱼。清末《新疆图志》载：“额尔齐斯河产鱼似鲟，冬冷冰合，凿冰捕之，每夜得鱼数十百。”布尔津县城位于额尔齐斯河河岸边，这里的烤冷水鱼，肉质鲜嫩，风味独特，是不可多得的美味。此地又是去喀纳斯的必经之地，所以这里游人不断。

时值午后时分，小县城的街上几乎看不到人。因为要吃午饭，我们转了几圈，终于来到一个叫“河堤夜市”的小吃夜市。家家户户都在过道处放置着醒目的牌子，柜台上、冰柜中、浴缸里陈列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鱼，鲜活的、干的、冷冻的，应有尽有，最常见的是一种叫狗鱼的冷水鱼，还有五道黑，体型比较大，至少3、4斤以上，价格也不菲。狗鱼的口很像鸭嘴，呈扁平状，下颌突出，据说是淡水鱼中生性最粗暴的肉食鱼。而五道黑是河鲈的俗称，因其有5道斑带而得名，当然斑带越多就越名贵。摊位上除了各种鱼类之外，还有在新疆烧烤永远都不可缺少的羊肉串、牛肉串、羊排以及其他一些新疆元素。走在夜市的过道中，空气中有浓烈的烤鱼香味弥漫着，它穿透鼻膜直入鼻腔，勾起馋虫，让人有垂涎欲滴的感觉。

因为过了午饭时间，我们没有看到客人在任何一家店吃饭。转了几家店，胖子说，要吃就吃最好的，经过商定，胖子决定280元一位，大家吃个冷水鱼宴。最终大家坐到一桌，对着一盘盘炖的、烤的、红烧的、清蒸

的各式美味的鱼，开始大快朵颐。店主人介绍，“烤鱼是布尔津县的招牌美味，布尔津县境内的额尔齐斯河有近30种冷水鱼，烤的鱼都是冷水鱼，如果想将布尔津的烤鱼吃个遍，可以吃几天不重样。”

同伴们在店里点菜，我站在门口的烤炉旁静待鱼熟的那一刻，摊主边烧烤边告诉我一些有关额尔齐斯河渡轮的故事。苏联时代，布尔津曾经是一个与苏联通商的码头，年纪大的一些人常看到彪悍健壮、谈笑风生的苏联水手，还有美丽的苏联少女。摊主一会儿翻动烤着的鱼和肉，一会儿动作娴熟地在红红的炭火中给鱼涂油洒佐料，不到半个小时，外焦内嫩、香气扑鼻的烤鱼就端上了餐桌。我感觉，他讲的故事还没有完。

餐桌上，看着大家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我发觉，吃鱼是有讲究的。其实，我自己也是不会吃鱼的，不是不吃，是不会吃。因为食速太快，时常没有细嚼慢咽的那份雅致，也常被鱼刺捉弄。为了学会如何吃鱼，我曾经目不转睛地盯着别人如何吃鱼，其吃鱼的方法与速度让我折服。别人吃进去的鱼，出来的就是轮廓明显的刺，肉和刺分离的是那么完美，那么彻底。而我，有时候就是糊弄一堆，嚼。其实，生活何尝不像在吃鱼呢？

我站在大河岸边，心里想着烧烤摊主没有讲完的故事。“码头”荡然无存，只剩下追忆与缅想。河堤夜市广场上异国水手和美丽女人载歌载舞的雕像，依然昭示着大河往日雄浑的风采，定格的一幕佐证了额尔齐斯河不平凡的继续岁月。

